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畿輔通志卷九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人廉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王瓚

謄録舉人臣藍嘉璐

畿輔通志卷九十九

記

本朝

宗學記　　果親王

粤稽唐虞以元德顯功亟光奕世號稱元愷者皆高陽高辛之世胄及周文武謨烈光昭左右承弼之臣勲在王室紀於太常半出宗姓成康之際以六卿上

兼三公者僅六人而姬姓居其五見於春秋内外傳者若子臧若國僑若羊舌肸若季札高世之賢大抵多周裔也蓋世運之隆賢者多生於上豈惟陰陽五行之秀氣所蘊鍾者異哉其觀感於皇極漸摩於教化牖廸於師友者既非士庶所得同且憑託世業俯仰寛然無衣食之計以累其心無甍細之事以分其日力其務學也專其成材也易故性資傑出者所蓄尤深閎而博遠也哉

皇上聖德天縱道貫三才

躬履至道以為大小臣工中外士民之表儀敷天之下莫

不翕然從化重

念我宗室子弟尤教育所宜先

特諭立東西二學於禁城之左右自王公庶位以及凡有

屬籍者其子弟願學則入焉即周官立學於虎門之

外以教國子弟之義也伏讀

聖制以勸學興行諄諄戒勉務明於禮義廉恥之根源即

洪範所稱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於帝其訓也立教之方以遠惡從善為本而稽經諏史以及學書習射具有程式即師氏保氏所掌三德三行六藝之遺教也日有講授月有課春秋有試五年大比高等量材授官下者申教三年歷十有一年再試而無改焉然後屏之學而歸其家使族長保受之即鄉大夫興賢興能簡不率教者之法也典教之官其正其貳皆取諸宗室非學優行敦者不與分局而教者亦如之或

選於羣士或擇於諸司復董之以翰林侍從即大司
樂所掌之學政必有道者有德者乃任以教事是也
我
國家受
天休命自
太祖
太宗
世祖

聖祖以來本支繁衍至千有五百餘人係籍宗學者凡二百餘人而能自擇師肄業於家塾者弗計焉兹非世德綿洪積厚而流光之驗與凡我子弟幸生重熙累洽之餘隱藾先業俯仰寬然身心無累羣萃於高軒廣厦之中請業有師講習得朋書冊紙墨之需食飲膏火之費皆取足於官中不索而自得之於斯時也尚不能恭承

聖主敦叙宗親陶冶曲成之至意而玩日愒時自安於游

情尚何以歸對其父兄而自託於朋齒乎歲秋八月
余蒙
恩領宗正事凡春秋拔試及五年大比實主其髙下黜陟
故列序科條而究宣其義使學正以下與聞教事者
具知所法守而我子弟益興感於
祖宗積累之深
聖主教思之切是訓是行日有孜孜苟非下材皆可謹身
寡過以自効於百司庶府之間而性資傑出者材達

德成將有如古人之可紀者焉俾海內嚮慕以為近

天子之光而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以為中外臣民倡者自

我宗室子弟始則余亦得藉手以仰答我

皇上委任責成之重也夫

戶部公建　和碩怡賢親王祠堂碑記

果親王

惟

皇帝嗣大歷服擢任英哲以亮天工稽古之道揆時之宜

首以 和碩怡親王總理戶部事蓋 王忠孝性成

才德越衆久注

聖心故涖政之初即寄以股肱心腹內自

宮衛

朝廷百司庶府綱紀之張弛外及薄海內外吏治之得

失民生之利病凡有諮詢 王必竭誠無隱見諸施

為立有明效而

畿輔營田及江南水利專以屬 王兼贊軍謀運籌帷

幄凡疏川建隄營田築堰賦車籍馬組練饋饟皆與
戶部聯事出納奇贏勾稽調撥奸弊易生而難辨故
俾
王統焉
王因事制法決幾應變曲當其宜用
能仰承
德意俯順民情官司易於奉行黠滑難為侵蠹由是衆心
悅服遐邇同聲
王薨之日
天子特諭宗藩支屬文武百僚遇喪祭之期以班序哭凡
在列者莫不誠心悲悼而戶部僚屬尤不能忘雖私

居羣聚語及於 王輒唏噓感發哀不自勝葢奉令

承教深識 王心而被德者渥也

天子崇德報功特重易名之典

賜謚忠敬誠直勤慎廉明怡賢親王創立專祀春秋時祀

以妥 王靈復

諭內外直省有欲建祠展祀者聽其奏聞舉行於是戶部

僚屬踴躍趨事惟恐後時建祠於內城正陽門之東

偏地勢爽塏規模宏傑寢廟庭廡齋庖堂室隆崇深

廣布眞展事設儀序衆綽有餘地經始於雍正九年三月十三日落成於十年六月二十一日會余以非材叨冒

恩遇兼總部事卿貳諸司合辭以祠碑未立請記始末余竊惟　王之元德顯功載在

御製碑文及建祠

特諭者無綜條貫靡有缺遺矣無事更為敷陳惟是自余躬理部事然後知　王謨猷之深遠條理之精密凡

所更定皆前未能詳而後可為法者觀一部所設張

而八年之中所以輔成

聖治者具可知矣　王之才德蓋川嶽所挺生

祖宗默佑俾作輔於

盛代者而

聖上於　王一無所試之日灼見其任重經遠之材知人

之哲蓋前古所罕見也抑　王天性慎密勞而不伐

而

聖主於王身後

親製神道碑褒嘉痛惜無頌

諭旨俾王平生忠績昭揭於天壤將與詩書所稱帝臣

王佐同光竹帛竊謂

聖心如天曲成萬物而不自有其功又前古所罕見也故

因立祠碑特闡斯義使凡為臣子者皆知所以自朂

勵焉

工部藤花廳記　　果親王

峴山之名以羊叔子杜元凱而傳永柳間谿谷以柳子厚之文而傳其他觀臺樓館池亭宅舍之垂聲於世者非依於其人則託於文與詩益人則以德以功各稱其大小以為顯晦而文與詩亦附於古人立言之意舍是三者别無可以遹遠而存之道也

京師土宜藤花易碩以蕃且多歷年隨地皆有之而吏部之藤花獨以有明吴少宰匏庵手植而傳遂以名其廳巨人魁士爭為記銘詩歌以稱述之思其人而

愛其樹殆人情之不知其然而然者歟工部堂西北
隅治事之廳亦有藤花根盤枝糾數百年物也而自
昔無聞焉不知其始於何代植自何人余荷
聖恩領部事有年屢過之未嘗經意今年八月重葺是廳
乃約而記焉嘗考自秦變成周六官之職至周隋間
始依古而復行之及唐定為六部自是以後未之或
易但周官冢宰之職或歸於政府或散於他官而工
部所掌則時地利奠川澤典制六材整齊百度與古

無異也鮑庵當日特以清公恪勤謹身率屬其流風餘思猶歷久而不忘矧今二三君子躬逢我

皇上勵精圖治百度振興做周官稻人之制營畿輔水田表原隰修井法凡海內大川舊防支河新堰有可以備水患益農田便商旅者立發帑金修築開濬城郭衙署倉廒學舍完葺增建所在聿新凡茲大政工部皆與議而剤度焉二三君子幸際昌期信能精白一心盡忠勤於

國事則賢聲將遠過於匏庵而茲花之名亦且自是而廣揚於衆聽矣愧余不及古人之文乃具列斯義以相砥淬俾治事於茲廳者有所觀感而興起焉是為序

勅建明懐宗思陵碑記　金之俊

臣嘗觀古今治亂之蹟邦國興替之由使後之人得而考焉以為法戒者其義莫詳於史大約國之興也創業開基之君莫不有應天順人之舉積功種德為

累葉之所憑藉其亡也必末年季世之主或天資刻
薄殘民以逞或闇弱昏庸太阿旁落或甚而縱慾敗
度滅裂綱常種種失德難以枚舉皆因自取滅亡之
道即國祚之修短不同而覆敗相尋異世一轍書曰
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非虛語也我
皇上聰明睿智典學惟勤涵泳六經之暇尤研精史書舉
前代之是非往事之成敗靡不溯原窮委一一究其
指歸而於明朝興亡本末更瞭如指掌於是深晰崇

禎帝之所以失天下者厥咎有在非末世亡國之君可同年而語也但當年既無實錄日後慮多傳疑每厪

睿懷之憫惻於順治十四年二月内爰

諭工部立碑表章恭繹

天語一則曰明崇禎帝尚為孜孜求治之主祇以任用非人卒致寇亂身殉社稷再則曰若不亟為闡揚恐千載之下竟與失德亡國者同類並觀於戲

宸鑒及此不能不令人低徊嘆息頌我
皇上明並日月發幽光於已沈德邁興王昭公評於隔代
真前此紀載中未有之盛事也兹工部遵
諭礲石既成
皇上特命臣之俊為文以勒之碑臣係故明纍臣矢殉溝
壑幸遘
永清之會再續餘生既捧
搬綸而感涕益驚

專命而徬徨以謭陋昏耄如臣何能追闡遺徽俾副
皇上表章之盛心然不敢不就見聞所及謬述其概以竊
附史臣之職也按崇禎帝本以英敏之姿潛德藩邸
繼膺大統當即位之始正逆璫煽亂之餘中外危疑
獨能不動聲色剪除大憝如秋風振槁因目擊人心
蠱壞盡屬如醉如夢之流法紀廢弛釀成不痛不癢
之習銳意更弦猛圖法祖宗恤民隱畏天災嘗蔬食
布衣痛自貶損講幄之咨詢不輟平臺之召對屢勤

一段宵旰靡寧想望太平之意誠有如
上諭所云孜孜求治者假令當日有先憂後樂之臣同心
一德匡濟時艱小康猶可坐致即或中材之佐警戒
綢繆尚得彌縫歲月其如恬愉積玩貪黷成風下吏
之精神專用以鑽營結納大僚之好尚唯在乎位高
多金以致民窮盜起然發難之初不過西陲一隅亦
何難以國家全力制之而上下相蒙以賊為諱馘聚
之勢日熾月盛攻城掠邑有同破竹然後舉國張皇

紛紛議選將議抽兵議加派議設總理總督重臣臨渦掘井亳無成算以言勦則挫衂屢聞以言撫則招徠無術至於驕兵悍將反借勢狓猖為護身符來不能禦去不肯追遂蔓延流毒秦晉楚豫巴蜀暨大江以北所在騷然而朝端之上方爭洛蜀之黨日搆元黄之戰𢈔火怡堂獨以賊遺君父憂間有一二耿介特立之士以公忠體國為念又往往不安於其位一時内外文武事權在握者無一實心辦職之人矣致

令仁明銳治之主不幸而丁中葉陵替之後起弊扶衰萬難措手兼之孑然孤立於上四顧盈庭茫無可倚譬如尫羸之夫病之初中尚在膚膜腠理之間中醫猶能按脈而治及耽延日久深入膏肓雖有盧扁救療安施豈非天之所廢莫能興之而人謀不臧適任其咎者邪考史傳所載凡末季亡國之君覆車之轍崇禎帝並無一蹈焉乃身殉社稷不引天亡之言亦慕烈矣於戲傷哉有君無臣貽禍邦國竟若斯哉

此明代往事之可為痛哭流涕者也我
皇上深用惻隱而欲急為之闡揚是即孔子當年作春秋之心褒貶出乎至公瑕瑜毋令相掩俾天下後世讀明史者咸知崇禎帝之失天下也非失德之故總由人臣誤國不忠所致庶使後之為人臣者悚然知所戒而後之為人君者亦知慎於用人也然則煌煌
睿諭明乎制治安邦勿玩小寇而弭寇必以安民為本安民則又以知人為本此非直昭一時之信史實著萬

世之常經蓋永為君若臣之寶鏡云

金忠潔公祠記　王崇簡

今上御極之九年十有一月内三院傳奉

上諭明末寇陷都城君死社稷當時文武諸臣中豈無一二殉君死難者幽忠難泯大節可風著禮部會同部院等衙門堂上官詳訪確察死節職名并實蹟具奏勿遺勿濫内三院即行傳知節據廷臣舉奏禮部先後覈覆

文武殉難忠臣二十四員

予謚錫祭仍於原籍賜地一百畝春秋致祭前兵部車駕

清吏司主事巡視皇城金公鉉

賜謚忠潔於順治十年十月二十六日

欽遣禮部右侍郎兼内翰林國史院學士高珩

諭祭故明兵部車駕清吏司主事令謚忠潔金鉉之靈曰

捐生赴義臣子之忠録節表微朝廷之典爾故明兵部

車駕清吏司主事金鉉負才弘毅積學淵深防患於未

然抗言弗避遭時之不造誓死無回身赴御溝何愧清

流之水心依帝闕長悲明月之弓孫憤雖在重泉而錫
典式光異代崇以祀謚慰爾忠魂其欽承之仰惟
昭代表忠之典盛矣至矣公弟生員鏡恭奉
諭祭文勒碑於都城東直門外三里屯祖塋墓所公丁卯
戊辰同年生暨戚交之在京師者輸金謀立祠於崇
文門外打磨廠故居之左右以永昭
皇恩久而未集鏡懼或曠
盛典遂於原籍江南常州府武進縣先墓邊燕宗支祠葺

三楹為公祠屬余為記余昔備員史官誼不敢辭且公大父與先大夫同為萬歴壬辰榜進士公父太守公與余又三十年文字交公領鄉薦余復偕舉於京兆而公妹又為兒煕之婦知公生平宜無逾余方公殉難余以葬親出城門閉不啟乃潛伏上方山奔遯以去至丹陽公弟鑨鉉以省太守公墓在焉始見公弟鏡所述實蹟嗚呼公之大節已著於朝野復何煩贅一詞雖然百世之下仰忠節之風莫不思慕其人

想像其行事則敘其生平以傳久遠未可畧也況
盛朝懿典可不昭示來兹乎甲申三月十九日昧爽公
趨朝路人競言駕行宮女出走矣公曰訛言也亟趨
皇城期偕巡視給事中御史請御門以安民心行見
宮女奔繹於路驚還寓邸拜母曰兒職在皇城應死
於皇城母曰兒去矣我自不為兒累無復我念遂冠
帶馳至長安右門或言帝上賓哭且行至紫禁城西
北隅玉河邉中官奔竄云賊至矣賊至矣公髮指眦

裂直視大罵解所懸牙牌付從人劉元郭泰持歸謝

母面城一拜遂投河中適在淺水役挽起公手拯之

遂没於深處役歸白母母投太僕寺街寓邸井中死

側室王氏從母而墜時十九日辰時也既而我

朝定鼎京都鏡呈請内院允令撈屍六月之朔鏡偕劉

元詣河邊地上惟髮一團並束髮網巾巾鏡所服者

公偶假服巾圈宛在旁一紗帽胎二帽翅鐵絲圈仡

然白骨一叢駭視則二人屍也復覔之水中一中官

來云若覓皇城金兵部屍予曰浮水上冠去我輩收葬同時有内官呂胖子亦死並掩河邉土為雨水剥落故暴露於此鏡雪泣徃來厚載門訊問中官無異詞者嗚呼二骸莫辨孰為公骨也或曰公忠魂依此久矣曷仍瘞深坎乃以布囊骨瘞之鏡拾髮招魂葬於三里屯祖塋之側此公殉難之實蹟也嗟夫一時死節諸臣大義焜爓天壤惟公之死死其時死其地死其職可為得其死矣公生萬歴庚戌七月十九日

與大父同日岐嶷不凡初就學輒了書義大指聞太守公與客談當世務便垂首屬想可否每隨太守公讀書郊園余時過從論文公語默進退如成人既而偕補弟子員天啟丁卯年十月入舉順天鄉試第一戊辰成進士以年少例改教職授揚州儒學教授尋陞國子監博士工部都水司主事監修城門軍器時內官張彝憲總理户工二部錢糧建署以堂官臨各司屬公持奏云以朝廷簡迪之臣子而令其鼇折傴

僂於閹寺之庭即諸臣矯矯自好當不為屈其中保無寡廉鮮恥自行其私者褻皇靈而喪士氣寧甚於此再疏爭之纍憲大恨假驗修理火器二缺火門題叅竟落職蕭然故居博綜羣籍朝墳夕典時與劉公宗周朱公之馮諸先生講求濂洛關閩之學時公父署睢州學正公車來都見公所學曰予益矣公年二十三家居至三十五著書自娛而薦剡無虛歲朝議起公田間太守公卒丹陽旅次公奔號葬之武進先

隴從遺命也留弟鑨鋐省墓於丹陽奉母章安人還
京師服闋起補兵部車駕司主事巡視皇城甲申二
月也寇陷大同公疏請撤監視内官專任撫臣蓋各
鎮咸以内官監視平時則掣肘僨事寇至則率先迎
降故公耑疏請撤不報既而都城之陷内官分守城
上與宣府大同降賊内官張賊聲勢以逼驚君亡使
早從公言當不遽至此也公原籍武進大姓至公曾
大父拱於嘉靖十二年補北京留守衛軍籍以子汝

升貴贈如子官汝升即公大父也萬歷壬辰進士仕至户部湖廣清吏司主事生二子徵名顯名公考其仲也萬歷戊午順天舉人歷官福建汀州府知府生七子公居長公體幹不踰中人而清立瑩濯雙目隱秀藹如也跡鬚髯奮張時具磈磊嶔砢之氣殉難時年三十有五娶朱氏贈安人繼朱氏封安人前卒側室王氏甫閱月墜井殉公無子以弟鑨次子怡恭為子公孝友忠清出於天性讀書窮理飭躬恭慎惇篤之行

未可悉書特書其大節如此勒石祠前事往時移見聞之所不及過祠下而觀瞻者低徊俛仰想公之風聲氣烈油然興起忠君報國之心則我

盛朝作忠之化曷有既哉

宣府忠烈祠記

王崇簡

士大夫遭時之阨勢窮力竭志不克就死以報國祀於其土禮也況於十數年之後使人景企追慕經營黽勉以堂以構伏臘徬徨無所為而為之嗚呼豈易

致哉宣宣鎮士庶之立祠祀明巡撫宣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朱公也公於崇禎壬午十二月受命巡撫宣鎮鎮餉闕軍怨司餉而譁公多方補足斬首亂七人併糾司餉者亂遂定鎮帥跋扈論列其狀歸之司敗一軍肅然亡何流冦破潼關渡黃河爲綢繆之計具備而太原寧武大同相繼陷公聞中丞蔡公懋德衛公景瑗不屈死鎮帥周公過吉舉家戰死慨然曰真男子不當如此乎遂集文武紳衿軍民於城上申

說大義矢死守出一篋衣取緋衣屬從官曰以此殮我餘恙充鵤軍衆皆感泣亡何監視官官杜勲總兵王承廕降賊勲復說公降公念擒勲承廕或為變乃招承廕伏健卒伺之未至而賊薄城下矣公督衆以火器擊賊賊聲言監鎮降巡撫何獨不降公大罵拒之激厲將士相持兩日夜賊多死傷監鎮乘間開南門賊遂入公守北門聞變命轉火礮南向欲手燃擊賊而賊已挺刃於前公拔佩刀奮擊左右泣擁公行

公曰去此一步非死所矣遂服緋衣登城樓北向拜
以遺疏付從人而縊賊至嘆其忠移殯於僧舍甲申
三月十一日也嗚呼捍患死事公可無媿矣昔唐安
史之亂張廵許遠死守睢陽以遮蔽江淮身雖死而
賊亦困罷勛據徐城泗當江淮之衝賊所急爭杜慆
以孤城捍之卒致泗完而賊旋滅使賊鋒狂突之時
監軍不叛鎮帥不降與公死守宿將義旅出奇搆間
以過阻其銳以擁蔽神京遠近聞風奮起未必無郭

子儀張存誠之倫出其間奈何叛閹逆帥望風送欵
公力既竭飲恨致身嗚呼此一鎮之士民所以感憤
當時而興思異代也公諱之馮字德止號勉齋世籍
宛平登天啓乙丑進士時名之裔授户部主事以辯
逆閹魏忠賢冒濫殿工加級忤忌者左遷浙江布政
司理問歷遷行人司副刑部郎中浙江僉事青州叅
議河東副使晉叅政敭歷中外皆以清方誠恪聞至
太者河東宗室朱全守為羣盜囊橐人不敢問且與

秦寇犄角公計擒之大患潛弭當宁器其材由叅政授節鉞公為人質重湛介發言有則不隨人為好尚少博極羣書即究心理學持是道造次不變官青州時入賀道梗留家人濟南既而濟南被兵公配馮安人墜井死母李太安人不食死公哀號徒步扶櫬歸葬廬於墓側布衣疏食終身不易痛馮安人節烈遂不復娶訓其子持正以忠敦厚以讀書踐履為本務卒時年四十有三所著有在疚集講學諸書持正於

其年八月歸葬祖兆先是公遇變從者懐遺疏間奔
京師始知公死節哀卹之命甫下而都城旋陷恭逢
我
昭代憫念前明殉君諸臣核實錫諡祠祭田宣鎮士庶
感
盛世之褒忠前代以其所親見不忍忘公義出於學校
力輸於閭左祠公於數十年之後豈有所為而為乎
叅政吳公允謙總鎮劉公某同知汪公某推官李公

其相與執議覲成夫勵忠節維風化固官其土者之職也同時諸生姚時中城破肅衣冠從容自經於學宮生篤學知大節儀範修整冠至知監鎮有異謀泣歎曰捍大患而以死勤事者惟朱中丞吾將從其後矣已而果死鄉大夫以余知公屬為之記

南宮彭公殉難記　　魏裔介

彭公諱士弘號仁寰錦州人以癸丑舉人於崇禎十五年授知南宮縣輕刑罰革火耗平獄訟禮紳衿一

以廉靜為政甲申三月流寇由順廣將至南宫公集紳士耆民人等誓以死守有諷公降者公曰奉命守茲土無降理即城不可守余一人任之或又為公妻子計公曰身且弗恤尚計兒女輩耶邑人感公言從之守城既而賊至城破偽權將軍劉芳亮執公逼公降公厲聲曰頭可斷身不可降又索印急公厲聲曰吾將攜以還朝匿不與賊怒將刑執刃者曰好官好官茍降為汝請命公又厲聲曰殺即殺耳誰請耶殺

之白氣上昇首懸城南門經月面髮如生刅者驚曰吾夜夢公為城隍神矣赴廟焚香懴之芳亮曰自破潼關迄河北以來僅見此人弗問其妻子並貸百姓士民數千人收公身首葬城南號哭之聲震動天地即於墓前立祠塑像祀之像頸有裂痕塗之復裂如故邑人曰此公志也今存之公二子名可恒可豫昔在滇中入籍今皆中雲南鄉試忠烈之報於兹不爽云

上谷忠烈祠記　　魏裔介

丙午秋杪余請告歸里丁未春北上至保陽家蓮陸挈余步行至西郭指新營祠宇告余曰上谷忠烈祠爲流寇陷城殉難諸公而作也余詢知正堂之所祀者南面則官紳十四人東壁貢士諸生三十八人西壁則武職二十八人東廡監軍一人西廡則義民十九人後堂婦女共一百七人可謂詳矣嗟乎明季當丁酉前猶然全盛李自成張獻忠初不過饑民逃兵

漸成燎原之勢至不可收拾糜爛中原窺伺神器向非我
皇清大兵勦除則儼然稱帝矣天爲之乎抑人事所致也獨是明之養士將三百年高城深池材官騎士不乏乃賊入潼關所在蹂躪除太原榆林寧武三邊城血戰死守外餘皆望風奔潰而上谷彈丸黑子內無援甲之衆外無犄角之師都城已破猶登陴固守力竭城陷文武士大夫男女死者數千百人豈非節義文

章被服有素而造次顛沛之弗離者哉曩
世祖章皇帝文武聖神憫憐六合深恤殉難之臣不以亡
國見遺介昔在諫垣曾有褒録幽忠一疏范質公等
二十餘人俱蒙
恩卹載在職典惜余固陋未及以保陽死難諸公列之奏
牘俾忠魂鬱鬱於九泉也乃今郡丞常公申詳督學
捐俸倡始太守諸公和之其裨益風化豈淺鮮哉

祭田記　馬世俊

自古卿大夫之賢者則祀於鄉社而後祀於學宮其牢醴之費皆出自朝廷有司奉行之而歸其胙於子孫典至重也若夫祭於墓祭於家廟皆其子孫之事然古者士無田不祭而卿大夫有圭田之授祭法云以死勤事則祀之其祭之在公私者可勿論而隆恩異數必出於朝廷而始重蓋所謂激勸之大者也余嘗考前朝死事之臣凡千餘人錄成一書分十卷顔曰日心錄其死於京師者為第一卷申端愍公之死

灼然在天地間革代之後
朝廷既遣官致祭且錫以祭田使其子孫世世奉祀公嗣涵光涵煜涵盼皆為余文章交而涵盼又與余同為史官凡朝廷典故有關於激勸之大者史官當書之於是以祭田之記屬余余惟古來褒卹忠烈未有如今日之盛者苟非其事有深足感動豈能荷此榮典乎天下謂明代以科名為重而卒不得其報由今觀之科名未嘗誤國也西漢之亡上符命者日數千人

其時文臣莫如揚雄劉歆皆為喪節之事東漢之亡人夸舜禹之事不知節義為何物唐自僖昭而後死事無可言者惟宋理學最盛而以身殉國者一息尚存此志不懈明以經義取士而甲申之變諸文武從容而蹈君亡與亡之節

世祖章皇帝特行旌忠之典勅禮臣核其真偽輕重得死京師者烈烈二十餘人多出於科名中而勳胄皆不與焉嗚呼何其盛也端愍公奉命而出聞難而旋有勸

公者公慨然曰晉天同讐豈可越境乃免乎公以文章起家以節義報國公於是乎不朽矣余嘗論古來勲伐如蕭曹寇鄧當時賜田宅無算至於國除澌滅無有郭汾陽有再造之功當唐之世已有歌舊宅今為寺者何論易世也至於忠臣義士雖千百世之後而瞻其廟宇問其墓田猶有勃然而起敬者則祭田之錫豈非激勸之大者乎記錫田之始為順治某年某月日記田凡若干畝至於此田之守於某傳於某

皆可不記史臣馬世俊曰義在天地恩在朝廷非申氏子孫之私榮也

重修蔚州學廟碑記　　魏象樞

人文之盛衰繫於學廟之興廢余觀蔚事而重有感也蔚爲三晉邊徼地方人文盛時若德行氣節經濟文章以及理學名儒載在郡志者代不乏人育之成之率出於鄉校明末學宫傾圮乏科第者凡十八年舊州守陳公鵬舉拓修明倫堂課士較文科目始開

其後官此土者僅朔望一瞻趨耳雖茂草盈階弗問也嗟乎為

天子命吏曾不聞操激勸者何政哉會有曹侯者以淇令攝知吾州事下車以來有百廢俱興之志甫謁廟庭曰士首四民學宮所以養士為

國家用此而可緩孰不可緩遂捐俸修葺無一煩民力閱數月而工訖自殿廡以至扃垣悉爍然可觀郡諸生魏宗周閻之秀等董是役感侯之德走書屬余記

將勒石焉余亦德佚者曷敢以不文辭乎余惟

天子右文前歲

幸太學行釋菜禮畿省士子肄業

國雍者咸與觀聽一時文人丕變紀

清朝盛事曹佚仰體

上意以愛吾蔚士所謂上作之斯下應之兹舉其作之者也諸士方明倫正經絃誦不輟寧惟是尋章摘句紆青拖紫以應之耶抑志尹學顔流鴻樹駿以應之也

孔孟顔曾之書童而習之濂洛關閩之學長而聞之余不敢悉舉吾蔚先輩中典型尚在人皆吾師以德行應則有史先生東昌之孝無間言以氣節應則有龔先生諒之從容就義以經濟應則有郝先生杰之鞠躬盡瘁以文章應則有尹先生耕之著述自命以理學應則有鄒先生森之致知格物是皆産於蔚學於蔚至今尚凛凛乎有生氣者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諸士身近高山又何必仰止遍海内先名後實

以章我侯作之之美意乎年來科第多人後先輝映
諸士入學宮承教澤霞起雲蒸奮然而興以待異日
之用即與吾蔚先輩諸君子聯踪接武又何多讓且
人視蔚為窮邊絕徼者論地也非論人也人傑則地
靈亦非風水家荒唐之説也合觀壬午以前甲申以
後盛衰興廢之理皆實有徵驗在人耳目間即我侯
藉手以報
天子者尤勿作尋常文具觀矣諸士其善應我侯哉

退思堂記　陸隴其

靈壽縣堂之後曰退思堂葢取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之義余既重修斯堂而深有味乎其名夫忠以盡我之心宜若可以無過然天下事有定理輕重疾徐寛嚴厚薄各有其分過與不過其辨在毫釐之間而人常不及覺夫惟聖人見理明而處事熟隨其心之所發無非至善不待思而自無過自聖人而下大賢如顏子猶不能保其無幾微之差顏子而外又無論矣

非慎思之而善補之末由去也故孔子告子張曰主忠信徙義主忠信者進思盡忠之謂也徙義者退思補過之謂也彼為致良知之說者謂致吾心之良知而事事物物皆得其理是知主忠信而不知徙義知進盡忠而不知退補過者也其為學術政事之害可勝道哉坐茲堂者毋曰我盡我心而已其亦思輕重疾徐寬嚴厚薄衆各得其中乎不蔽於氣質乎不囿於習俗乎不矯枉而過正乎不因噎而廢食乎有時

獨斷者不為荆公之執拗乎有時從衆者不為蘇氏之模稜乎如射之有的不中其的皆過也如匠之有繩不中其繩皆過也思之而補之而後吾所盡之忠庶幾可以無憾不然自謂能盡而毫釐之間稍有偏倚其害於民將不可勝言嗚呼盡吾心而猶不能無害於民而況其不能盡者乎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重建大宋橋碑記　王原祈

禹貢開田賦功莫先於疏河導江大司徒稻人所掌

專修漕川以淺水而史遷則書河渠孟堅亦志溝洫
蓋以田賦皆出乎水利水得其利則農田乃可無虞
夫然後菽粟豐而租賦足衣食裕而禮義興其所關
豈細故哉故大者足以徧天下垂無窮其次亦利一
方澤數世田賦不可一日不治則水利必不可一日
不講也渚陽之大陸澤爲九河下流每遇秋霖則九
河滙於大陸大陸汎濫於平疇沃野間禾苗盡成巨
浸而百泉河至大宋村又衝決民田數千畝共淹糧

地三分之二是以民日窮財日盡當事爲之束手無策不知大陸本皆耕作之地向有洩水二道一自西北流至古滏河經隆平寧晉入衛河而注於海明嘉靖間正順二府起夫合濬而民頼其利一自東北雞爪河出新滏陽以達天津明時尚通順治十八年邑令吳懐忠復爲修濬所以大陸乃可耕作而農田不至淹没也今則隆平之河盡塞民皆築室以居新滏河亦淤成高地彼此牽制倶難議濬余不得已於癸

亥歲築澧河長堤二十里可救二三千頃之良田乃
以子丑連潦水勢洶湧堤既成而復壞人咸惜之至
於百泉河發源太行山經邢臺南和之境而環任之
東南為大宋村廢石橋所淤過遂横决杜科等村被
患最劇余為築口者兩年於兹屢合而屢决去冬乃
議撤石橋以達其流於大陸而大宋士民執風水之
説物而不化余再三開陳其利害於是翻然樂從今
正月始捐俸興工盡發橋石之陷於地者重建高石

橋一座梁高一丈濶倍之其規模視昔有加五閱月
而告竣衆因請余記之余惟為民牧者惟問田賦之
所從入而不問田賦之所從出因循成習委天地之
大利而不知視斯民之疾苦而莫之救可勝浩歎昔
大禹治河首鑿龍門而水性始順今通此橋其功之
大小不同而順水之性則一也但橋下河沙易積每
歲水涸時必常加疏濬不致復陷於淤泥中則為功
易而為利久後有為國計民生考渚陽水利因此橋

而并議大陸之疏鑿者庶幾信而有徵東坡謂水利不可諉之於天專咎人事之不修真千古知本之論哉若兩村人士皆有樂輸襄事之功亦不可沒也例得書名於後是為記

重修董子祠堂記　　李光地

凡仕宦所至首考其地之先賢先儒以暨名臣高士風被於來世者為之垣墉俎豆使邦人有所稱思禮也景州舊有董子祠而窄隘無規橅且蕪不修無以

勤州人仰止之敬歲甲申知州事周鉞遂更買地於城東偏斥大其基出資營葺凡門堂室廡齋房具備自舍菜降登及官吏止憩學者講肄之所皆寛然有餘又能以扈從自請於
天子賜以額字曰闡道醇儒此千古之異數而鉞之勤懇誠款爲可書也吏部尚書管理直隸巡撫事李光地覵祠之成而記之曰韓愈氏論道醇孟子而疵況雄當已然於董子則莫之及何哉在漢惟劉向頗知之

以爲王佐之材伊吕之匹劉歆班固雖頗過其論然亦謂六經離析之餘使學者有所統壹爲羣儒首則非揚雄以下之所及也韓氏於孟子之後樂道揚雄至於董子同時如司馬遷相如皆有述焉而獨遺於是是皆以華實爲進退豈篤論哉自宋以來更歷大儒而其品始定於是三策之書上擬七篇而與之相接葢其曰天性曰天地之性則性善之所出也其說雖源於孝經樂記而漢唐諸儒未有能述之者謂非

有聞於性與天道之傳者乎其對江都王義利之分王霸之判則孟氏所反覆於齊梁之廷累千百言以悟世者如此而已然則謂孔孟既没董子之學獨醇程朱之言不可易也自是而又五百餘年以
熙代堯舜孔孟之統復合三十年間自鄒魯聖賢之區以逮濂洛關閩諸儒毓生居寓講讀之處皆賁以
天章高鼇巨牓而董子舊里近屬
畿封亦徼

俯俞下州小臣之請闡幽顯微使千載道系粲然重光恩

明意美垂示罔極程朱之言至是益信豈非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與地適以持節於兹因木石之竣記識月日自托不腐又將使州之人士仰窺

聖代表章之盛下守此邦文獻之傳庶幾嗣音有繼爰述舊聞表新宬以告來者仍使鉞董其事而勒之祠左

遊京師郭南廢園記　汪琬

出宣武門横經菜市穿委巷而南得廢地數畝有勝

國時民家故園在馬余居京師十年遊其地者屢矣最後偕二三子會飲於此箕踞偃松之下相羊雜花之間余與二三子皆樂之日中而往及晡而後返余乃告二三子曰昔孔子樂以忘憂子淵氏簞瓢陋巷不改其樂此皆至人惟道德之適而性命之安是以無所往而不樂也至於吾黨則不然學焉而不足養焉而不充紛紛然刼之以憂患而滑之以私欲斯二者日尋未已則其所不樂者不既多乎苟非有所寄

焉亦何以逌然而笑灑然而歌悠然而有會心也哉然則吾與二三子取酒以為歡擷芳以為玩益亦出於無聊之思不得已而寄諸斯園以相樂也非所謂樂其樂者也夫必能樂其樂然後命之曰至人

敕修福聚寺碑記

蔣廷錫

蓋聞發弘願者開八筏之津得大善者集三明之福均分慈雨百祿馨宜廣蔭法雲兆民溥被庵羅園裏吉祥與歡喜俱生薝蔔林前嘉慶隨因緣無盡涿州福

聚寺者地本

神畿門臨大道挾河遠派接聖水之碧潯鳴澤渟流注甘泉之黛壑琉璃湛澈桂映寶池瓔珞紛縦椿標慧日洵招提之清境實蘭若之靈基

皇上嘉豫春和歲巡甸服青旌按道存問高年雲蓋行郊省觀風教搴茭架石推能仁濟度之功望杏瞻蒲展上德籽耘之報孔昭符貺屢紀豐登

鳳輦經臨雁堂締構出

宮庭之布施俄開四面遊觀現舍衛之規模頓起十方
敬禮金沙始築驁鼓訖工
護念衆生
錫名福聚青鸞白馬儼列三輔之中矯鶴騰螭高出九衢
之表觀
光童叟投體珍臺侍
蹕簪纓停驂淨土啟無邊之禪悦烟霞悉佛性道芽締有
覺之良因草木盡心燈意蘂覩化城幡影塵袖珠還

聆梵宇唄聲蓮舟岸近足圓勝果益暢
皇風爰綴蕪詞用宣香界俾仰神道之自在咸知
聖造之同和豪鏡千光千千福相潮音萬種萬萬福田契
彼真如並躋仁壽云爾

新建保定總督公署碑記　唐執玉

我
皇上聖明天縱勵精圖治明目達聰凡四海九州之內吏
治之得失民生所顧欲無一不䂓

聖心宵旰靡間百度振興凡城郭川防倉廒道路宜完舊以便事經始以利民者無一不周諮詳度立發帑金次第修舉維保定督臣公署舊在城西北隅湫隘庳陋觀瞻不肅雍正七年欽天監監正明圖户部主事管志寧奉使易州

特諭道經保定相度督署基址當城之中得參軍舊署辦方而定植焉尋奉　怡賢親王傅諭前署督臣楊鯤庀材鳩工並發公帑作始於己酉三月朔後三日落

成於十有一月望後八日其東西之廣度以丈四十有二南北之深幾倍焉周垣崇閎庭階軒廠自治事之堂燕私之居文武將吏歲時公讌之所朝夕聽事之廳以及合樂之軒教射之圃材官之次衆隷之舍府廏齋厨細大畢具工方訖功而臣執玉適蒙

聖恩承乏於此伏念我

皇上鑒照寰宇一日萬幾以一督臣公署之不稱乃得上

達

宸聽俯賜經畫俾得其宜則當此任者所以察吏之疵求

民之隱以宣我

皇上之政教者當何如以一督臣公署之不稱而遣官相

度給發帑金恢宏舊度以安其居處肅其觀瞻則居

此地者所以竭誠効忠無事不敬無時不勤以稱我

皇上之德意者當何如豈惟臣以非材叨冒

恩遇朝夕出入觸目警心以自勗勵哉凡監司郡守及二

十有二州百一十有七縣之牧長旅進於斯者皆宜

鼓舞濯磨各張厥職以自奮於
清時也欣逢
曠典宜勒豐碑以垂永久臣執玉乃祓濯宿齋而敬記焉

蓮花池修建書院增置使館碑記

李衛

皇上御宇十有一年久道化成俊乂輩出諭德宣遠輶軒四達
命直省建立書院教育英才德意之厚與天同功

畿輔首善之地應

詔宜先而上谷城中榏接柾連擇地不易又惟周禮國野之道有廬有宿有候館亦王政也會城當西南十省孔道貴戚近臣奉

朝命往來及分節畿輔大僚以公事來者郡無公所假館市廛何以佐

明德恢政體也古蓮花池上有臨漪亭肇自唐上元間志謂魚泳鳥翔得瀟湘之趣地故寥廓元守帥張柔崇

構館榭始成鉅觀明萬歷間闤闠四集軼有其地先後守者購其遺址葺其頽圮正其方面位次池館之規制遂相傳至今邇諸學道之士澄心利物攬勝好古今昔同揆良有悠然當余心者而余於斯地迺一舉而兩得也始余以雍正十年建節保陽環池行數十武亭館就荒池水關不東注顧以林泉幽邃雲物蒼然於士子讀書為宜周迴餘址寛閑爽塏又於冠蓋駐宿為便輒欣然有得期於公餘葺理甃頓以為

吾職所當為而建立書院之
詔適下爰與司藩王君司臬竇君觀察彭君郡守縣令商
度以大門甬道折行池北故有南嚮聽事堂後精舍
便室東西廊廡大小曲房若干間因舊起廢建為書
院凡楝宇檐楠榱楣軒窻階除牆垣門户之制無不
新鐵石瓦甓丹雘黝堊屏幛几席之材無不飭計徒
庸書餼糧屬其役於清苑令徐德泰而董其成名以
蓮池書院從其始也又即書院東甬道西地鳩工庀

材構皇華亭館如干楹方嚮規模略如書院公遇燕見退食居息賓從登眺騶服僕御莫不有所制綦備矣循甬道直行池東折而南地可五六畝舊有廠軒曲廊葺而治之益構南嚮聽事五區東嚮精舍三區亭一所小山叢樹竹籬松牖參錯其間為垣三面別曰南園備課士譚燕之所又使節之同時並集者可以環池而居也新舊共為門三堂五齋四左右廡八魁閣一廊五平臺一亭二樓一小屋四十餘區池二

橋一經始於雍正十一年之五月落成於是年之九月共費金錢若干萬動支公費若干餘皆余捐養廉以足之既成延名宿集諸生肄習書院勸學興德敬以

賜帑千金置常稔地歲課租以資膏火此後從游日衆脩俸餼薪定議公捐以期經久榜所下

詔旨於院之上方而志其條約於講堂之次雍正十二年冬 親藩奉

命過保陽搴帷池上亦得適館之安若其他公卿侍從行李往來車馬有所無患燥濕使館之成於政體得也兩院東西相屬面清流為限跨石梁為閾使節應酬與匡坐唫誦不相妨雜至其叢薄交映碧浪成文羣籟吹萬時鳥變聲雖喧寂異境動靜殊趨然一俯仰而同領畧其高曠一閧見而同觸發其天機游神物外不分畛域會意象中通無隅閡則又天造地設而兩得其所者巳曩余制淛修舉紫陽敷文兩書院訓

迪渕士頗有振興又凡湖山勝槩舊蹟所存加意修
葺以為太平液洽詠歌之一助也今茲之舉既以宣
朝廷樂育人材之雅化而益以廣
聖皇惠使臣軫原隰之盛心且以表
王畿都會之中巍乎煥乎有以廓大古人之遺蹟而更新
之吾知萃麟鳳於文苑徵杞梓於儒林樂嘉賓之至
止頌德音之孔昭絃歌詩誦旨酒吹笙池館之勝山
川之靈且自慶其輝光之日新而遭逢盛事有什伯

於千載以前者是固封疆大吏有事斯土者所樂為而後之君子亦顧以時修葺歷永遠而勿替者也遂記其縁起而鐫諸石以告之

保定郡學樂器記　王　𡭇

古者造士之法必以詩書禮樂而樂為尤重自虞廷教冑歸之典樂周禮成均之法掌於司樂學者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幼而習之迄於大成而不廢其效能使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

皆寧故程子曰古之成材也易以有此具也三代既衰古樂放失至秦火而澌盡焉世傳始皇定天下六代廟樂惟韶武僅存乃改周大武曰五行房中曰壽人沿及漢魏代易新名而仍其音節然惟用之朝廟非鄉人邦國所得與漢明帝作大予而以雅頌之樂用之辟廱享射嗣是春秋釋奠器設軒縣舞用六佾得與士庶共聞之有唐定制獨尊吾

夫子為先聖樂用宣和之舞後世釋奠用樂多仍此意雖

聲容節奏不必盡如雅頌而音希節澹進旅退旅以
視淳古遺風或庶幾焉我
朝定樂特設中和雅樂
皇上推崇
先聖追封五代鼎新廟宇祀典器物出
内府製造頒之
闕里而郡縣之學備樂者猶寡歲在已酉余承乏保藩
春秋釋奠届期行事則尊彝俎豆粗畧不完而樂器

尤缺樂舞諸生俱未嫺習凡聲容之奏罍物之陳未甞一接於耳目於時制府晉陵唐公亦聞而深慨焉謂

京畿首善保陽大郡何為至此以余世職館閣習聞辟雝遺音令職司宣化顧兹殘缺能無補輯乎又言

聖廟之樂音必太常器必倣古余感其言為捐廉俸金如式製造為金鐘四玉磬十有六以備金石之器簫八鳳簫二笛八篪六琴十瑟四以備絲竹之器笙十

塤二柷一敔一搏拊二清苑徐君復捐大鼓一以備匏土革木之器應用架桌無不全具至舞者所執干戚羽籥羽旄麾節節竿節架之屬亦皆備焉祭器所缺則大銅爵九小銅爵五十牲俎一亦為添補又置焚爐一座擇諸生之老成者二人受業太常歸而以時教習次年秋祭陳於宮庭雖演習伊始節奏未熟而堂上堂下更唱迭和詘伸俯仰進退有序求諸樂官雅正之制亦若中郎之虎賁尚有典刑也於是籍

其數目誌諸學宫俾典守者無復隕越焉嗟乎古樂之不作也久矣余聞忠愍楊公嘗欲訂正古樂以為審音之法莫先焉請金於帑搆材於山運甓於治鳩工於匠乘農隙集民力按式循制一建於學宫内之艮隅一建於縣署外之巽隅承以崇階繚以周垣屹如煥如幽以妥靈顯以動衆始於八年三月之二十二日落成於八月之十五日基得其地工協其度不踰不愆維堅維固祀於忠義祠者十一人額曰元凱

餘徽祀於節孝祠者八人額曰英娥遺範在唐言唐
也恭惟
聖天子風厲之至意所以敘天良立人極一道同風以媲
美中天之盛斯祠同於象魏之懸木鐸之警其所繫
不綦重哉時勤修葺以永埀無極過斯祠而觀感者
曷有既歟因謹識歲月於碑之陰
倪贊衡先生鞫完祁民婚娶記　魯之裕
乾隆四年已未裕奉

天子命以觀察使待用於保定而寓蓮池書院爲書院之北即府署相隅僅東西一衢耳時守保定者爲四川倪贊衡先生先生固福建臺灣之觀察使也
天子以保爲畿輔首郡難其人非先生不可以守予向未至保時凡先生所爲惠懷於是者益口沫手胝不可以臚其績矣茲二十二日羣學者講誦之暇相與津津道太守爲民婚嫁事予問之曰保屬有祁州也者其城南二十五里曰劉家莊又南五里曰鄭家莊雖

莊也而比屋居者鱗次焉劉莊有民曰李天美妻劉生女於雍正元年癸卯二月之朔日子時名之曰成姐天美有同祖弟曰天旺不同居而相鄰其對天美之門而居者曰孫九偕妻馬嘗佃於武生趙文潤者也鄭莊有民曰郝成德亦妻劉生男於康熙五十有七年戊戌十月廿五日巳時名之曰廷柱雍正十年癸丑成德介媒妁請以廷柱壻於李迨乾隆三年成姐之年十有六廷柱之年二十矣桃夭期届奠雁弗

行歲故也時七月廿又三日天美夫婦當午而穫於田馬氏乃招成姐習女紅其家蓋衡門相望鄰姆以暱相過從九有之內不獨劉莊俗然也而文潤適以召孫九來入其室目成姐艷之馬氏瞰文潤之佻達而思有以媚之也出文潤於是犯成姐成姐危乃放聲號啼徹戶外其叔天旺聞之排闥拳文潤欲逸鄰人踵於孫九門者阻之天美亦遙駭其衢之喧奔而視則憤批文潤頰且縶焉聞於州前牧范以受代去

置弗理令牧汪又以文潤子衿故隱之成姐之貞廷柱之辱將兩敝之矣向使守保而非贊衡先生也廷柱雖百訟孰肯為之提而鞫鞫而置文潤馬氏於法且更為成姐暴其貞廷柱洩其忿並為天美成德完其子女室家弗能完之顧哉太守於是更廷柱之名曰嗣甲從其父成德請也劉鄭二莊暨郡城之民之聚觀於衢而歡忻鼓舞送成姐以歸於嗣甲者人千計時益乾隆四年己未之二月廿又一日也

魯之裕聞而賛之曰婦人之於節義也恒不男子若
而其忕强暴忍侮辱也又恒百乎男子焉夫人而至
於忕强暴忍恥辱尚足與言節義哉雖然吾昔嘗以
雍正辛亥守江西之贑郡閲二年癸丑觀察於湖北
之安襄鄖三郡其激於義而舍命不渝務雪其恥為
快者於贑則有汪朱氏於襄則有馬田氏於鄖則有
李秦氏其事大都猶玆郝與李而予之因以遂其室
家也亦竟視玆賛衡先生焉然則妻質丞紳不幸而

當夫禍患之臨之死靡他弗恤冠而帶者或難之而閨帷中人卒能從一不貳以自完其貞可不謂之巾幗鬚眉乎贊衡先生之扶綱常植節義以敦化於首善之地者視予為烈矣因亟為紀之以示夫世之樂道人善者

畿輔通志卷九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畿輔通志卷一百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人鏖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王璸

謄録進士臣王天禄

畿輔通志卷一百

序

北周

趙國公集序　　庾信

竊聞平陽擊石山谷為之調大禹吹�風雲為之動
與夫含吐性靈抑揚詞氣曲變陽春光廻白日豈得
同年而語哉柱國趙國公發言為論下筆成章逸態

橫生新情振起風雨爭飛魚龍各變方之珪璧塗山之會萬重礕似雲霞赤城之巖千丈文參歷象即入天官之書韻涉絲桐咸歸總章之觀論其壯也則鵬起半天語其細也則鷦巢蚊睫豈直熊熊旦上增城抱日月之光燄燄宵飛南斗觸蛟龍之氣昔者屈原宋玉始於哀怨之深蘇武李陵生於別離之世自魏建安之末晉太康以來雕蟲篆刻其體三變人人自謂握靈虵之珠抱荆山之玉矣公斟酌雅頌諧和律

呂若使言乖節目則曲臺不顧聲止操縵則成均無取遂得棟梁文囿冠冕詞林大雅扶輪小山承益

唐

清明日南皮泛舟序　　蕭穎士

昔建安中魏文為王太子與朋友諸彥有南皮之遊颾鳴葭浮甘瓜清泉𣽴淪千古一色此城隅託勝之舊也由小而方大則貴賤之懽可齊以今而喻古則風流之事不易矧乃日清明時升平旽庶阜海濱之

利謳吟動齊右之曲亦明代一方之樂也邑宰東海徐君洎英僚二三皆人傑秀出吏能髙視郊驛繼當時之懽濠梁重莊叟之興相與矯翠帟騰清波紅粧屢舞緑醑徐進管絃迎風以響亮士女環岸而攢雜可以娛聖澤表人和也層城影移碧潭陰起蕩暄妍之氣色縱魚鳥之游泳其思夫闗塞崇崒昆池清泠闗河千里帝京不見斯興情之極致也爰命墨客紀他鄉之勝事云爾

崔文貞公文集序

權德輿

昔舜禹之代股肱昌言以祗承於帝修六府叙九功曰都曰俞殷周之際有伊訓說命太保太師旅獒金縢之書以戴翼其代皆有大烈格於皇天自三代以還君臣感會何嘗不經緯斯文裁成百度太傅文貞公寅亮天工致建中之理左輔右弼緝熙光明居中一歲以至大病懇策尊名為唐宗臣公薨二十九歲天子命公嗣子植為右拾遺植乃捧公遺文三十編

見咎論叙德輿以為君子消長之道値乎其時而文亦隨之得其時則章明事業以宣利澤不得其時則放言寄意以攄志氣公自門閥秀士被服薦紳至於登朝宰政四十年間作為文章以修人紀以達王事懼喜怒之不中節故有作威誡懲苟得之害正故有重請鐘銘恐匪人之干紀故有與永王璘牋書誚時宰之不能上廣聰明故有台封說悼谷風之詩廢故有僚友箴慮法吏邉吏之失其官守故有貓鼠議是

惟無作作則有補於時以至於修事功斷國論導志通理昭明易直施於名命為雅誥刻於金石無愧辭康莊逸軌卓犖濬發九流六藝鼓舞奔走陳思王所謂儼乎若崇山欻乎若焱雲惟公信然公姓崔氏諱祐甫字貽孫博陵安平人先孝公之清德與公始中終之盛烈勒於帝籍藏在惇史升公堂奧之君子多為之誤録大較以同人之中正大有之剛健中庸之明誠洪範之攸好德艱貞踐履出入光大皆充其義

如其文嘗試言之天下公器也匪皇極不乂操柄者務廣通則其弊以流縱私回則其弊以沒以是至於紀綱淆亂官職耗廢敗壞凌夷而不可為務守者弊以隘則窘若梏拲於是才滯而不發事壅而不宣其於病王猷蠧大倫一也及公平衡宰物為之折衷使文皇明皇之風粲然復興崇起教化萬方同軌道協氣宣臻至理而無癘疵為仁由已善善若不及溯其心源存乎斯文君子曰觀文貞之文而知其道知其

道然後知其理世之易易也昔公能修先孝公之志類其文章趙郡李公遐叔實爲之序今植亦能修公之志而德與無似懼辱命焉凡九百二十篇以爲一家之言云爾

送高陽齊皥下第序　　韓　愈

古之所謂公無私者其取舍進退無擇於親踈遠邇惟其宜可焉其下之視上也亦惟視其舉黜之當否不以親踈遠邇疑乎其上之人故上之人行志擇誼

坦乎其無憂於下也下之人克己愼行確乎其無惑於上也是故為君不勞而為臣甚易見一善焉可得詳而舉也見一不善焉可得明而去也及道之衰上下交疑於是乎舉讐舉子之事載之傳中而稱美之而謂之忠見一善焉若親與邇不敢舉也見一不善焉若疎與遠不敢去也衆之所同好焉矯而黜之乃公也衆之所同惡焉激而舉之乃忠也於是乎有違心之行有怫志之言有內媿之名若然者俗所謂良

有司也膚受之訴不行於君巧言之誣不起於人矣嗚呼今之君天下者不亦勞乎為有司者不亦難乎為人嚮道者不亦勤乎是故端居而念焉非君人者之過也則曰有司焉則非有司之過也則曰今舉天下人焉則非今舉天下人之過也葢其漸有因其本有根生於私其親戚於私其身以己之不直而謂人皆然其植之也固久其除之也實難非百年必世不可得而化也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已矣乎其

終能復古乎若高陽齊生者其起予者乎齊生之兄為時名相出藩於南朝之碩臣皆其舊交齊生舉進士有司用是連枉齊生齊生不以云乃曰我之未至也有司其枉我哉吾將利吾器而俟其時耳抱負其業東歸於家吾觀於人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衆矣亦莫計其身之短長也若齊生者既至矣而曰我未也不以閔於有司其不亦鮮乎哉吾用是知齊生後日誠良有司也能復古者也公無私者也知命不惑

者也

送幽州李端公序　　韓　愈

元年今相國李公為吏部員外郎愈嘗與偕朝道語幽州司徒公之賢曰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迓勞之使里至每進益恭及郊司徒公紅袜首鞾袴握刀左右雜佩弓韔服矢插房俯立迎道左某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上堂即客

階即坐必東嚮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覲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數數為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東都之士大夫莫不拜於門其為人佐甚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言為使歸之獻

送董邵南序

韓愈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烏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之有所感矣為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為吾謝曰

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李補闕文集序　　梁　肅

文之作上所以發揚道德正性命之紀次所以裁成典禮厚人倫之義又所以昭顯義類立天下之中三代之後其流派别炎漢制度以霸王道雜之故其文亦二貫生馬遷劉向班固其文博厚出於王風者也枚叔相如揚雄張衡其文雄富出於霸塗者也其後作者理勝則文薄文勝則理消理消則言愈繁斯亂

矣文薄則意愈巧斯弱矣故文本於道失道則搏之以氣氣不足則飾之以辭葢道能兼氣氣能兼辭辭不當則文斯敗矣唐有天下幾二百載而文章三變初則廣漢陳子昂以風雅革浮侈次則燕國張公說以宏茂廣波瀾天寶以還則李員外蕭功曹賈常侍獨孤常州比肩而作故其道益熾若乃辭源辯博馳騖古今之際髙步天地之間則有左補闕李君君名翰趙郡贊皇人也天姿朗秀率性聰達博涉經籍其

文尤工故其作叙治亂則明白坦蕩衍餘條暢端如貫珠之可觀也陳道義則游泳性情探微豁冥渙乎春冰之將泮也廣勸戒則得失相維吉凶相追焯乎元龜之在前也頌功美則温直顯融協於大中穆如清風之中人也議者又謂君之才若崇山出雲神禹導河觸石而彌六合隨山而注巨壑葢無物足以道其氣而閲其行者也世所謂文章之雄捨君其誰歟弱冠進士登科解褐衛縣尉其後以書記再㕘淮南

節度軍謀累遷大理司直天子聞其才名拜左補闕
俄加翰林學士君之處世用舍關乎才進退牽乎時
始居筮仕值敝善者當路故屈於下位中歲多難時
方用武故委於外藩及夫入宣室而揮宸翰也方用
人文以飾王度則因疾罷免噫昔君子賢人運與事
并得信其志者寡矣其餘屬雅道喪缺黄鐘毁棄若
孟子轗坷士安多病亦何可勝論惟斯文足以振當
世餘烈足以遺後嗣此之謂不朽君既退歸居於河

南之陽翟家愈貧而祿不及志愈邁而文益壯暇日以嘗所述作三十卷目為前集命余序之君與余實有伯喈仲宣之義故書於篇

李衛公會昌一品制集序　　鄭亞

綸綍之興載籍之始先王發號施令明罰勑法蓋本於此也唐虞之盛二典存焉夏殷之隆厥有訓誥自胤征甘誓乃有誓命之書皆三代之文一王之法也虞夏之際代祀綿遠其代工掌制之名氏莫得而知

至於成湯太甲則有仲虺伊尹為之訓誥高宗得傅說則有說命之篇周公名公相成王則有洛誥酒誥周官顧命秦始皇帝并一區宇丞相李斯實掌其言漢興當秦焚書之後侍從之臣皆不習文史蕭曹之輩又乏儒墨之用每封功臣建子弟其辭多天子為之縱委於執翰者亦非彰灼知名之士武帝使司馬相如視草率皆文章之流以相如非將相器也厥後寖微寖長下於魏晉亦代有其人我高祖革隋文物

大備在貞觀中則顔公師古岑公文本興焉在天后時則李公嶠崔公融出焉燕許角立於玄宗之朝常楊繼美於代宗之世洎憲宗皇帝英武啟運雄圖赫張中興之業高映前古其時則先太師忠公翺翔内署有密勿贊佐之績平吳定蜀實惟其功及登樞衡作霖雨尊王室卑諸侯圖綦料齊外定内理顯王言於典誥彰帝範於圖籍紀在徽冊播於無窮特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衛公長慶中事惠皇為翰林學士

訓誥之業彰於傳聞昭肅皇帝統握乾符寤寐良弼
詔自淮海復升台庭盡付元機允猒神度每彤墀奏
罷别承天眷帝亦講伊訓說命之旨定元首股肱之
契以太平之制度上古之文敎咸屬於公焉會先太
后懿號未立帝明發有永懷之痛公述沙麓神井之
瑞贊繞樞懷日之慶懋遵聖緒光慰孝思於是承命
有宣懿祔廟之制及武宗郊昊天拜清廟文物肎備
朝廷有禮華夷述職河朔修貢乃顯神休薦嶶號奉

揚一德以示萬方於是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之冊
封域無虞天子脩然有求元之思乃範貞金模聖表
隆準日角燭於宮庭中外臣寮咸欲以頌山河而褒
日月也公於是有聖容之贊天街之北獯鬻攸居因
饑憑凌怙衆强禦嚴之以刁斗而勃爾無懼申之以
文告又腆然不率天子震怒旋命征之公獨運沉機
上資宸斷萬里勝負決於帷中雷霆既振犬羊遂潰
疣贅披攘腥膻解離遹其名王復我貴主公於是有

討北狄之詔天寶末薊門爲首亂之地瘡痏榛棘襲世未平至是漁陽帥仲武掃除妖孽臧獲仇讐奉揚威神乃底康靖仍願勒石於盧龍之塞以紋聖功飛章上聞帝用允若公祇應明命舒展格言呼嘯神祇吐納嵩華當晝而文星現下寐而白鳳來成諸侯不朽之勲尊元后無私之化公於是有幽州紀聖功之碑潞帥劉從諫死其子因關河之險恃甲兵之衆請爵爭地屢聞王庭中外疑迷互撓天聽帝將耀神武

公累獻忠謀且言曰重耳在喪不聞利父雄渠受戮祇以拒君況明皇舊宫天井内地跨連河北脅倚山東豈可行有匪人坐為汙俗若是可忍孰不可容沃心無疑躡足乃定又曰上黨居天下之脊當河朔之喉今漳水雄兵常山勁卒是為脣齒實懼因依不若乘於未萌制其將動帝俞其奏乃妙選使臣以勞諭之嚴立刑賞以勸戒之魏侯鎮侯勠力從命絶壺關之右臂收洹水之上游獲玆渠魁在此戍算又轅門

叛將橫水餘兇竊上相之旌旗盜晉陽之管鑰帝怒
斯赫人心愈疑咸以師老於郊梟巢尚固議罷兵者
蚊聚請宥過者雷同公又揚𠇗而言曰彼地則義師
介宗室是元祖勤商之邑后稷造周之邦瓜瓞具存
堂構斯在苟虧筞畫不襲仇讐則是將彌年逐王之
風長冒頓射親之俗詩稱築室於道書謂疑謀勿成
由是洞啟宸衷大破羣議運籌詩制勝舉無遺筞防微
慮遠必契神機授鉞之臣服膺承命謝安之圍碁尚

拗曹參之飲酒方酣果有軍書繼聞戎捷砥磨周鉞兵淬鄭刀萬里來袁紹之頭顱二冢葬蚩尤之肩髀歡聲雖震於朝市喜氣不見於形容何其纂綦立功勲鎮定風俗若是之重公於是有伐上黨之制平晉陽之勑宗英可汗獻琛輸賮越自絶域通於本朝文畢伯士之冑呼韓鹿蠡之師或執玉而朝靈囿或請吏而拜甘泉並垂於冊書光彼明命公於是有諭回鶻之命五慰堅昆之書四文章等於訓傳機事出於神

明因將偃仰邳石之符傲倪鬼箝之錄聞之者可以祛聾瞶得之者可以弼邦國每牙管既拔芝泥將熟嘗於前席親授筆札公亦分陰可就落簡如飛時有急宣關於密晝内廷外制皆不與聞或勢切疾雷機難終日宣室未召武帳莫開公則疏於封章達於旒扆當乙夜觀書之際未嘗不稱美再三此又豈可與傳洞簫而諷於後庭聞子虛而嗟不同世者論功較德邪歲在乙丑羣公常伯以天子之道貫於神祇一

年而風雨攸序災沴不作二年殲醜虜興北伐之討四年誅狡童詠東征之歌而又伐摩尼之風壞浮圖之俗偃兵返樸四海胥定思欲增鴻名光下武公乃覲東序之圖按西崑之牒鋪舒名實藻縟文采類於上帝為唐神宗公於是纂章天成功神德明道之冊文號位既畢華夷會同方將命禮官名儒者訪匡衡后土之儀採公玉明堂之圖考肆覲之禮於梁生取封禪之書於天子盡皇王之盛事極臣子之殊功而

軒鼎將成禹書就掩然猶進先嘗之藥獻高手之醫藏周旦請代之書追漢宣易名之美作於大誥祈於昊天始終一朝紹續九德其攻伐也既如彼其制作也又如此故合武宗一朝冊命典誥奏議碑贊軍機羽檄凡兩帙二十卷輒署曰會昌一品制集紀年追聖德也書位旌官業也歲丁卯亞自左掖出為桂林九月公書至自洛以典誥制命示於幽鄙且使為序以集成書尋玄珠不究於倪域聽希聲莫窮於高下

承命震惴幾移朝夕援筆而復止者三四伏念江陸
修盪辭讓不及因齋潔以叙焉夫全功難持大名難
兼日赫於晝而乏清媚月皎於夜而無温煦冬之為
候也則雪霜飄暴凍入肌髮夏之為用也則金流石
鑠火走膚脉如陽春髙秋者稀焉南則瘴風毒虺之
為厲也北則獯戎黠虜之為患也如維邑咸秦者幾
焉鵰鷲不傳之以馳騁驊騮不授之以騫翥如鷹龍
者鮮焉仲尼聖賢之宗也位不過司寇師聃道德之

祖也官不過柱史如姬旦者幾焉是以保衡傅說佐佑殷宗名公畢公寅亮周室咸著大訓克為元龜書契以來未之多有李斯以刻石紀號之文勝而不在休明之運又何足數哉周勃霍光雖有勲伐而不知儒術枚皐嚴忌善為文筆而不至巖廟自是以降其類實繁惟君蘊開物致君之才居元弼上公之位建靖難平戎之業垂經天緯地之文粹於厥躬慶是全德蓋四序之陽春九州之咸雒品彙之應龍人倫之

姬旦後之學者其景行之

宋

定州閲古堂序　富弼

天下十八道惟河北最重河北三十六州軍就其中又析大名府定州真定府髙陽關為四路惟定州最要定為一路治所實天下衝要之最知是州者兼本路兵馬都部署居則治民出則治兵非夫文武全才望傾於時者不能安疆場屏王室也然自國初以來

專以武臣帥諸路慶歷七年甘陵妖賊據城叛河北妖黨相揺以謀應卒驕將愞人心大震天子悟始議選儒臣帥四路以督諸將迺起知鄆州資政殿學士給事中吕黎韓公帥真定以遏亂萌明年春賊誅人安既而夏大雨河决商胡東北入於海河北災人復不寧流徙失業者四出咸不啻千里僵殍滿道天子恤然且虞他姦遂以公帥定定既要重天下宿兵素多屬傷殘之後官民朽困征賦逋逃無幾而兵不少

減兵襲舊幸歉益驕以悍公夙夜裁整以威以懷兵之驕不從令者捽其首惡斬以徇畧為條敎餘帖帖就約不敢諠譁及至有調發者遠而彌戢如公親臨已而招集逋亡四流爭還如啼孩奔父母惟恐其後至則充然各得其欲農無廢隴賦有餘粒不旁誅横斂而上下足堙漏補罅一面完固公既擊强梗之兵又育彫瘵之民左行斧鉞右哺飲食亂者畢治亡者畢存禮法政教向之人所不得聞者今漸濡酣飫無

不貫徹自是邊人革其耳目新其肝腸優爲而樂從故人易治而功成速也又明年秋天子圖公之功詔加大學士公先嘗表其志幸終三年不願亟易也至是天子抑騎名而使即以授姑遂公請亦以慰斯人愛公之心也公惕寵處官雖無事未嘗輙自豫念兵與民之急宜無過者矧臨要重之路憂虞所繫凡事計畫不可以無法乃擇取歷代賢守良將總若干人行事創大屋以類相次繪於周壁榜之曰閱古堂葢

欲閲古之人所為而為之法也噫公雅文傑武自當
視乎古人且天下方冀公入輔以致太平若其安疆
場屏王室豈庸考古而後能哉實公冲然不自有其
有而歸乎古人也其懸示來者不師繪事而公是師
也雖然榻古蒐善惠人警已之意其至矣乎公鄄問
索詩因粗序所致之㫖以誌其始而示於後詩曰朔
方之兵勁於凡土尤勁而要粤惟定武兵勁在馭用
則熊虎失馭而勁驕不可舉曰保曰貝閉壁連阻武

爵斯守東手就虜皇帝曰咨汝武曷取有敵必革以儒于撫公來帥定始以威武有兵悍橫一用於斧連營閭之膽粟腰傴既懼而教如脂如孔以利以射以鉦以鼓無一不若師師旅旅列城自剌靡不和附陰沴為梗降此大雨大河被洩在河之滸民被昏墊田入汙莽流離蕩析不得其所公慼曰吁予敢寧處迺大招徠迺大保聚乃營帛粟寒衣饑茹民歸而安水下孰禦彊弱死生由公復慮曰義曰仁震肅春煦合

和氣天天順以序公境獨稔爰麥爰黍公俗獨樂夫耕婦杼人雖曰康公亦奚豫謂此一方民與兵具務劇任重稽古人裕人皆謂公與古為伍公文化民公武禦侮何思古人公不自許遂擇奇將繪於堂宇列其行事指掌可數前有古人在我門户後有來者依我墻堵斯堂勿壞有堂有故堂之不存來者曷覩宏乎煥乎千載是矩

贈清河先生序　文彦博

秘校清河君器識淹雅文行淵懿學有師法名高士林游五經之郛超然深詣馳六藝之駕邈矣遠至載丁家艱未充英㝅濡滯之歎有識所同天聖初某始到都下接諸公游首得清河君以文相會以道相合行藏游息相得甚歡未幾予忝榮名則霧露之潤朋友之益從可知矣予仲弟彥若嘗師於清河君授以經義敎之藝文雖未能傳其家法亦庶幾得其一枝前年春彥若復忝科級旋為外諸侯奉辭總郡學講

授之職則清河君之善教又可知矣今予之季弟彥伯又得師事君一日彥伯謂余曰某依張先生之門垂三年矣愚冥之識頗有開悟嘗於羣弟子之末預聞先生之言夫業文者必始於通經通經者必在乎講貫故先師曰學而不講是吾憂也以是羣弟子嘗請於先生願聞講習始則講大戴禮終則講左氏春秋論叙精敏曉譬詳明學者所疑渙然開釋先生之於五經無不通者將與羣弟子請於先生願講尚書

一經以重煩而未白也予應之曰昔與清河游亟聞其談經也於典謨訓誥誓命之文禹貢洪範之說尤所精達余遇有所疑就而質問若叩洪鐘大小必應未嘗不虛往而實歸一行為吏十歲於兹不聞益友之高論久矣今將與爾偕就學焉翌日躬請於清河君君亦重違余之勤請弖辭以從曰虞夏商周之書歷代寶以為訓昔嘗學於斯文勉與諸君評之莫逆於心可知也將布席以發論當聞善而相告好古博

雅與我同志者願聞來學年月日太常博士文某白

元

安先生文集序　　虞　集

晦菴集者詩文凡若干篇槀城安君敬仲之所作與門人趙郡蘇天爵之所輯録者也既繕寫乃來告曰昔容城劉静修先生得朱子之書於江南因以之溯乎周邵程張之傳以求達夫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說古所謂聞而知之者此其人歟聞其風而慕焉者

敬仲也與靜修之居間數百里耳然而未嘗見焉徒因其門人烏叔備承問其說以為學則是敬仲之於靜修葢亦聞而知之者乎顧序而傳焉嗟乎知之為知有未易一槩言者聖賢之道大矣世之豪傑能因其才識之所至而知其所及者其人豈易得哉昔者天下方一朔南會同縉紳先生固有得朱子之書而尊信表章之者今其言衣被四海家藏而人道之其功固不細矣而靜修之言曰老氏者以術欺世而自

免者也陰用其說者莫不以一身之利害而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而特立於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而自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而人莫知奪之也觀其考察於異端幾微之辨其精如此則其下視一世之茍且汙濁者不啻蠛蠓之細犬彘之穢豈不信然敬仲氏終身師慕之則其所見何可量哉然靜修門人嘗有與余同為國學官者從問其師說不予告也退而求諸其書見其

告先聖文曰因蚤躁狂若將有志中實脆屈未立已
頽揆厥無成實由貪懦時馳意去凛不自容顧念初
心悅焉如失觀乎此言則靜修道德之所至可見矣
噫吾道之大豈委靡不振鹵莽依託者所可竊假於
斯哉其必有振世之豪傑而後可也以予觀於國朝
混一之初北方之學者高明堅勇孰有過於靜修者
哉誠使天假之年遂志以優入不然使得親炙朱子
以極其變化充擴之妙則所以發揮斯文者當不止

是哉又嘗求敬仲於其書矣其告先聖文曰追憶舊
聞卒究前業灑掃應對謹行信言餘力學文窮理盡
性循循有序發軔聖途以存諸心以行諸己以及諸
物以化於鄉然則敬仲得於朱子之端緒乎實切客
何可及哉誠使得見静修廓之以高明厲之以奮發
則劉氏之學不既昌大於時已乎惜乎静修既不見
朱子而敬仲又不獲親於静修二君子者皆未中壽
而卒豈非天乎予與敬仲年相若也少則持未成之

學以出及粗聞用力之要而血氣尚衰凛然有不及之歎視敬仲之蚤有譽於當世寧無慨然者乎若蘇生之拳拳於其師之遺書如此亦可見其取友之端矣是皆予之所敬畏而感發者故題以為序也

明

贈太學生石大用序　　陳敬宗

大學生石大用薊州豐潤縣人自邑庠登太學有年處六館諸生間恂恂謹飭惟強力植志務學不少自

衙故自祭酒司業以下皆不甚知其為人正統甲子夏祭酒李先生坐困首木於太學三日不解炎暑蒸爵先生耄昏不能勝大用蹙然號於衆曰師猶父也父師罹難而弟子奚忍坐視大用察衆志不與已合乃退去閉户疏奏懇請自代先生亟遣人止之弗聽同輩亦沮之大用奮然作色言朋友急難詩歌鶺鴒況師乎亦弗聽竟挾所奏走謁銀臺銀臺難之且懼之以法大用曰生以義死亦以義何懼之有銀臺知

其不可抑遏遂以其請聞於上蒙並釋之於是在廷文武縉紳莫不歎息曰此前代之所僅有而近世之所絶無者也爭欲求識其面予聞唐德宗貞元十四年國子司業陽城坐送薛約貶道州刺史太學生何蕃季償王魯卿李讜等二百人頓首闕下請留城守闕數日為吏遮抑不得上蕃等皆涕泣餞送立石紀德集賢正字柳宗元致書蕃等賀之以為昔李膺嵇康時太學諸生叩闕執訴僕謂訖千百年不可復見

乃在今日今大用卓卓如此予亦謂自蕃後訖千年不可復見乃在今日也以蕃等伏闕數日卒不得通與大用誠意悃愊能感動天聽排釋難困於時刻之頃則其賢似有過古之人也夫師固不與於五倫而五倫弗得弗明故於三事之道均焉凡天下之為師為弟子莫不知有是道也而謂訖千百年不可復見者葢以師之為教無實德弟子之為學無實心上下名分依稀典故而已而於三事之道視之為虛器焉

固無怪其不可復見也先生秉仁廸義凡所以施敎於太學無非實德太學生恒三千人而陶鑄醇懿涵煦粹美者甚衆大用至是發其所積奮勇不顧利害惟義是蹈此固出於大用之素禀然亦先生訓廸漸漬之極致然也先生之於陽公大用之於蕃等皆可無愧而凡天下之為師弟子者豈不亦有聞風而興起者哉是歲大用以書經顯擢京闈鄉試高等説者咸以為積善理或然矣是用播諸歌詠以為後世名教

勸詩曰有偉石生義激於衷陳厥悃愊徹聽宸聰帝
曰釋兹復厥章服用顯名教維新化育簪纓貂璫爰
及儒紳合詞贊誦卓哉斯人棫樸菁莪多士攸同翹
楚錯薪翹脫奏功惟初倡議衆且望望爰播頌聲能
弗泚顙三事道均云胡弗尊兹焉弗篤慚負聖門師
道岌圯延乎植之陶煦醇懿明效在兹左右高徒前
後國士衆人之中大用崛起山有鉅材羣木蔽之貢
珍明堂公輸忸怩天佑善類靡德弗報顯擢高科斯

文有耀昌黎紀傳集賢致書我作詩歌永揚令譽

送同年光子英之任真定序　　歸有光

余讀史觀項羽救趙諸侯兵軍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韓信以兵數萬東下井陘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與趙大戰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楚威振天下及漢破楚垓下以得淮陰侯而淮陰之功始此皆在今真定之境

嘗欲一至觀其戰處而不可得眞定本古中山國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以北畧地其事固已偉矣典午之南劉石慕容苻秦繼起燕趙而慕容道明建國都於此固亦一代之雄也唐自大歴貞元以後强藩不制而成德一軍尤為驍悍天下視河北若回鶻吐蕃然葢不為王土者百年宋因石晉失山後諸州則眞定遂與契丹為境其後金人陷兩河二路尋亦不守而國事不可為矣國家今為畿輔重地而太平二百年

議者以為其悲歌慷慨之習已大變於古而不知燕趙之人出於其性然者獨以朝廷威靈有所俛首畏伏而終不能以帖然也葢古所謂驍悍不可制者其平時未嘗不俛首畏伏及其一旦激於其所不可忍而驍悍之性乃得而見耳夫以中山之地為古豪傑力戰之區而姦雄竊據之所都唐失河北勢日陵夷宋沒兩路國遂南渡況今冀衛神京為萬世帝王之業此古京兆馮翊扶風之地非得良有司拊循教化

無以使安土樂業而壯國家之藩衛也今使驛之所出兵調之所加坐派日增民生蹙耗甚矣而議者徒思重三關之戍守煩邊徼之供億謂燕趙之民荏弱孱息而可恃者亦末之思也欒城韓山童之事可以鑒矣今制推府佐郡治獄然常為監御史之所委寄而監御史實能制一方之命余以是為光君告焉君與余同年進士今選為真定府推官者也與學通才為人聰明仁恕犴獄之事余無足以為君贅矣

楊忠愍公集序

汪道昆

嘉靖中大將軍仇鸞主市議幾誤國楊忠愍力言其謬不可鸞間入貶臨洮無何族鸞名還忠愍忠愍則又極言大學士嚴嵩不法狀嵩主吏議傅上刑會縣官欲論他囚忠愍不免其後七年而嵩敗嵩子世蕃伏誅今上奉先帝遺詔卹諸直臣首忠愍先帝操下凜凜其明日月其威雷霆兩疏較若丹書聞者可立辨已一不入則貶再不入則刑之何急也諸先後言

事者卒皆骨鯁之臣要以得罪狀而務盡言宜莫如
忠愍當忠愍抗疏豈不當先帝心無亦視將相若股
肱將藉之以奉社稷投鼠猶然忌器況社稷乎衣不
敝不新成股肱謂何耳故寧失藥石無失股肱彼一
時也及庸人上變而鸞族諫者後至而籍嵩家籍第
令能言何有加於疇昔卒之一怒而罪無赦則忠愍
先入之日更而明雷伏而震其所由來者漸也夫兵
莫憯於志無論鏌鋣忠愍起牧暨閒居常不忘溝壑

方其討罪君側其志不萬死豈發哉縱彼反戈中之業已刺刃於其腹然則忠愍所被其殷帝之含光邪後之人言聽而法行則鏌鋣之屬也人謂忠愍以直言死明主未之前聞即二氏殲曾何足以當忠愍夫鸞跂亳嵩父子為邪憂在社稷忠愍以身當社稷身死而社稷無憂得死所矣先帝不舍忠愍而卒用其言死且不朽天王聖明猶將報恩地下忠愍豈虛語哉初忠愍當大辟王元美抵嵩客說嵩會嵩黨格客議

不行遂甘心忠愍元美從徐子與及諸郎哭忠愍郊外治其喪嚴氏跡之盡諸哭郊外治喪者於是元美首及難子與亦行乃令詔下九原二大夫遽起元美自魏為忠愍狀籍其遺書傳魏都子與分部漢陽則以籍授孫漢陽傳之楚余入楚子與屬余序之當二大夫哭忠愍時余在告往余欲為忠愍立傳會有詔錄先帝故實亡敢侵官元美有良史才狀備矣孫漢陽為大宗伯公子余從忠愍元美後皆公門下士云

孝友堂讌語序

鹿善繼

孝友堂者吾友孫君兄弟之所搆以觴客客就諸大夫表閎之文而名之也堂歲集勝友不啻如雲戊午仲冬之集則長君崇我之立嗣也昆玉四人長崇我次相我次鍾元次思皇令嗣崇我者鍾元之幼子望雅也崇我未嗣諸弟欲推以嗣之者心所同也而獨取鍾元幼子者以鍾元方歌鼓盆幼子失恃而徐嫂願為之母也幼子失母而

得毋崇我之嗣而得嗣鍾元得遂其嗣兄之心而相我思皇於兄若弟若侄三處繫情一朝釋然所稱一事而衆美具也墓側六載草木盡枯四君所同也鍾元君苦節淩霜昆仲嘉與共為固窮則弟有志而兄所成也即令之立嗣兄為弟即弟為兄即總之互相為而非各自為也天下事相為則治自為則亂故四君懿美未易更僕即立嗣一端亦見全體也

本朝

畿輔人物志序　　王崇簡

畿輔人物志徵君孫北海先生所論著也先生自予告歸第閉門養重擁萬卷書搜討古人予時一過之深堂蘿徑之中几榻蕭然圖書在列未嘗不相對忘反復營退谷於西山當松粒春新柿林霜老先生携笈其間輙經時月數年如一日也撰述既多以斯志屬予序之予既得卒業而歎曰此非先生閒居自適之

作乎抑何義正而例嚴也止於幾輔以其近而易稽斷自明初不事久遠而不可考其有書有不書不以所不知而失實也昔龍門著史記所稱嘗過某處見長老云云或稱予於某善故得聞之予於某之子之孫善之類皆據其實而書之以傳信昔者先生出宰大邑入為諫官留心人物諮諏中外之間其公卿大夫賢否是非之實與夫前哲流風遺事之在人耳目者皆日屬月累而識之今復博綜前人所載以及章

奏誌表諸文或得諸後昆遺裔之所傳說詳論約取
俾其人瑕瑜不相掩雖貴顯而無稱不以錄有一言
一行之可傳即山澤布衣之倫汲汲焉採之而不遺
嗚呼時代遷流昔之人得喪毀譽久而不傳或傳而
譌易世而後浸以零落有不能知其姓字者況乎是
非之隱邪正之微乎記事之書葢可少乎哉先生之
勤勤斯志亦懼其久而失實湮没而不可復求也其
於甲申之變寇偪城下守禦之策百僚不得與聞獨

二三閹人哃喝要挾遂致君崩國喪此先生之所見而知之尤不能已於欷歔太息而三致意者焉予以為斯志也非惟可以藏之名山大壑之間方當

聖天子博覽典故嘉意於前世將立一代之史旁羅遺乘取其因人而可以知其事因事而可以論其世聞見真而鑒戒正者莫善於此矣以之備纂述成全史所益固不大哉豈獨為先生閒居論著以自適之書與

楊忠愍先生家訓序　刁包

嘗讀魏鄭公傳而深有感於良臣忠臣之分也忠愍楊先生所遭遇者聖明也而乃同龍逢比干不獲為良臣尚論者未嘗不悲其遇而憐其才陳幾亭曰國朝人才自王文成而外莫若楊忠愍噫知人哉雖然幾亭之知先生也以才愚之知先生也以學學以濟才然後臨大事而不亂葢徵諸家訓矣家訓者先生臨命之前一日援筆直書以訓其家者也方是時係繳墨而寘叢棘明知旦夕人耳而從容暇豫為忠臣

若無以異於為良臣豈非其學有大過人者與先生之學本苑洛韓先生韓先生遠祖横渠近宗涇野其學得關中嫡派在留都為大司馬時先生以屬吏北面焉其於朝聞夕可之道講習葢有日矣夫朝聞夕可其道莫著於易繫辭云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此太極圖所為以此終篇者也先生從苑洛先生受樂書而知六律之理與八卦相通遂玅契乎始終之旨始若終豈有他哉生死而已矣生若死豈有他哉

晝夜而已矣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是故可生亦可死其從容暇豫為忠臣無以異於為良臣者有以也然則天假之年先生之學何必不媲美文成而豈徒以其才與之相頡頏哉昔文信國凜凜大節日星為昭而弔古者未免以夷齊之志掩程朱之學愚於斯文正統中備言之先生成孔之仁取孟之義與信國異世合符人皆知之至於淵源所自則未之或知也故特表而出之使天下後世知先生一代才人亦一代

學人也先生有孫諱遠條字蕃升英年稱選士克世其家常繇金容詣祁出家訓問序言愚於先生曾孫為十世之好義不可辭故因幾亭陳先生之言而進之

楊婦貞烈序

刁包

楊氏婦徵君先生之仲女也歸范陽楊士弘丙子城陷率其子若女暨乳母王氏投井死或以貞名或以烈名表其實也然則貞與烈異乎曰否貞固所以烈

也貞之說莫備於易而發明妻道則專在坤卦坤之
彖曰利牝馬之貞又曰安貞吉楊氏婦能以貞為安
故不以井為危其烈烈而死不泯泯而生也豈非牝
馬柔順健行之義乎吾嘗仰稽六經春秋詩節婦各
一若烈婦則詩不經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惟宋
伯姬一人而已伯姬死於火楊氏死於水或以此疑
於貞吉之說是又不然何也聖人以道義配吉凶婦
得正而斃何吉如之若虧體辱親凶莫甚焉是故貞

然後烈烈然後吉趨吉避凶之道可以觀矣雖然文姬辱蔡氏中郎以失身倡也楊婦光孫氏徵君以守身倡也詩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吾於訓女亦云

故太傅孫文正公集序　　魏象樞

傳謂頌詩讀書論世三者於尚友古人之法備矣然必其人之文若行有足以為法傳世者始從而歌咏之玩索之流連不能去懷往復不忍釋手咨嗟憑弔

之下寤寐羹墻之間彷彿其人正襟端坐伸紙急書與夫侃侃言天下事也雖相去幾千百載如或見之矧近在數十年中時地非遠隔也高山景行又當何如乎余垂歲即稔聞故太傅愷陽孫先生名時於碑版中見所為詩古文詞竊自念曰此特其一臠顧安得全鼎而嘗之迨釋褐登朝先生已駕尋虹長往垂十年所先生浩氣雖無日不流行天壤至欲求其遺文如曩所謂全鼎者杳不可得又自念曰豈兵燹之

餘殘闕無存耶抑其家人欲秘爲藏書耶否則其子孫或無力表章之耶倘亦余偶未之見也我
國家褒忠之典不遺往代如甲申死事諸臣
賜謚
予祭尤千古曠典又常下購書之
詔以備採擇如先生所撰著要旨館閣時經世垂教之言詎同草莽之管窺蠡測者比且今海内澄平凡名山其人之鴻文奥論當與孔壁汲冢漸次以出無寧先

生遺稿終銷沉於斷碣焦棃已哉及余得請里將母又十年所無何苫塊餘息中公孫太學藻自高陽寄聲不孝曰從來乞言難爲先公乞言尤難若夫品行事業文章其人一出於真而不獲其言以光先集是藻生平一大闕失也惟先生序之余未敢任又越三年所余罷讀禮迺出所寄家刻五種詳披閲焉得睹大學士李坦園先生所搆先生全集續集兩序始豁然曰曩固謂嘗厥一臠兹即非全鼎其鼎中之椒馨

津津有味乎其言之也計公先後著述亡慮數百卷其得梓者卷僅五十許披覽太學所續上下二卷若序記誌誄及雜著之微言緒論藻語韻辭與古風近體諸詩靡不本英分攄雄才即文章寓經濟無隻字單句不高步古作者之林而究無泥乎古者是乃深於古今是以髣髴先生全集或庶幾有當於萬一然余固猶執一臠以概全鼎且終未敢任屬序意也嗟乎先生身歷將相璫熖方熾獨有以折其氣又不附

東林介然孤立以身係一代安危三十餘年孟氏所謂豪傑非歟余謬於頌詩讀書之餘論及其世如此餘詳具孫徵君所為墓誌與大學士魏栢鄉先生所撰墓表中

重修鹿忠節祠序　　張罡

前讀定興志載忠節祠祀太常伯順先生也再讀徵君昔年建祠小引云以靜修養高尚志之心蹈椒山殺身成仁之事兩言可盡先生矣吾鄉自文靖而後斯學中絕越二百有餘年先生生於江村德鄰相距

可四十餘里深慨夫子臣弟友之道遭蝕而晦名教不大著於時起而修明以倡導之爰著四書說約一編直進而探源洙泗俾後之讀是書者身體而力行則升堂入室茲有階矣紹往開來攸賴不在河津新建之後也先生沒後迄今五十餘載祠亦中圮有心者能無對茂草而隕涕乎安可不大啟其宇以矜式夫諸大夫國人也哉噫嘻是祠也葢昔之創之者因忠節令之葺之也由理學忠節之表章其褒嘉在一

時在朝廷理學之尊崇其淵源在萬世在吾儒也凡我同人身子臣弟友之倫豈可不為子臣弟友之道惜為子臣弟友之道惜烏得不重念夫修明倡導之人將矻矻焉欲升之堂欲入之室而忍荆棘夫門墻也歟幸今先生之曾孫賔追念前徽不匱孝思同人推之操持其事而謀丹雘之嗟嗟斯輪斯奐吾輩之責也若夫先生之風山高水長奚藉於是

孫北海近刻序　李光地

余始讀書翰林問舊人舊事於師友間或告之曰此
地北海孫先生前朝遺獻也年八十矣而論道著書
不息子其見之乎先生與蔚州環極魏公厚余於是
修後輩禮從公謁見望其神氣清健如五六十歲人
獨兩耳偏塞然有所問叩輙酬酢如應響葢所謂能
以目聽者古之真人與先生在前代遍友天下士所
與深契則劉念臺黄石齋蔣八公數人爾故余之假
歸也先生以書送之曰某平生師友盡在閩中謂黄

蔣也顧明之季年學無師法横騖别驅議論大駁其宗指皆與程朱相牴排雖劉黄諸君子不免先生獨斷然以洛閩為宗尋其厲階戎首以為異學逢與姚江倡之也故於伯安學術言行擿抉批繩無所假借晚於諸經皆有著述而斷斷然朱子是翼曰吾翼朱者所以翼孔也

畿内學者其後如魏柏鄉張武承皆能確守朱學柏鄉盡讀宋人書而武承攘斥餘姚不遺餘力其端皆自

先生發之余視學時其孫琰以教職日進見慨念前
輩期待之敦喟然懷舊又十餘年以其家刻請序適
聖天子昌明正學之會而邦畿首善之區諸君子殆應候
之先聲而先生尤為剞劂之碩果余固亦受
天子之道化而與聞於斯者於是乎書